

重讲一遍的故事

(美) 霍桑 著
雨珊 译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 短篇小说选

Twice Told Tales

兰州大学出版社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足以和莎士比亚一比高下，他是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

——麦尔维尔

谁要寻找纳撒尼尔·霍桑独特的风格，在他别的作品和仿写的短篇小说里远比他的长篇小说里为多。

——博尔赫斯

霍桑的小说“属于艺术的最高层次，一种服从于非常崇高级别天才的艺术。”

——爱伦·坡

很多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是说之所以形成你马原今天的这种小说，究竟是谁影响了你？我脱口而出就是霍桑，我在开课的时候，讲“阅读大师”，我讲的第一个人也是霍桑。

——马原

如果要我选出一位最喜爱的美国作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霍桑。

——格非

建议上架：外国文学

ISBN 978-7-311-03442-9



9 787311 034429 >

定价：28.80元

Twice Told Tales

重讲一遍的故事

(美) 霍桑 著
雨珊 译

Nathaniel Hawthorne

霍桑短篇小说选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讲一遍的故事:霍桑短篇小说选/(美)霍桑

(Hawthorne, N.)著;雨珊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311-03442-9

I. 重… II. ①霍…②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0437 号

策 划 陈红升
责任编辑 饶 慧 陈红升
封面设计 弋 舟

书 名 重讲一遍的故事——霍桑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霍桑 著
雨珊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8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442-9

定 价 28.8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译者前言

17世纪早期，当一批清教徒乘坐着“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并开始在那片黑土地上耕耘播种时，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日后为全世界瞩目的国度从此踏上了一步步繁荣兴旺的道路。而位于美国东北角，包括六个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的新英格兰，更是人杰地灵，它以自己肥沃的土地、火红的枫林、碧蓝如洗的天空和奔腾的河流孕育了美国早期的文明，成为“美国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理想主义者探索自然、自我及人类灵魂的摇篮。19世纪，新英格兰涌现出大批优秀文人。其中，有个特别善于讲故事的人，后来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他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最具影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之一、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心理小说的先驱。

霍桑于1804年的美国独立日，即7月4日，诞生在马萨诸塞州古老、闭塞、沉闷的小镇萨勒姆。这个没落世家是早期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家族，本姓为赫桑（Hathorne），但纳撒尼尔在大学时代自作主张给自己的姓氏里加了一个字母“W”，改为霍桑（Hawthorne），以示与先祖有别。原因是他的五世祖约翰·赫桑据说是审判1692年萨勒姆驱巫案的三大法官之一，当时那件案子处死了许多被指控为“女

巫”的妇女，审判残酷而荒谬，臭名昭著，对霍桑幼小的心灵和成人后的思想都产生了深深的伤痕和影响。霍桑改姓，一方面表示自己耻于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当时某个被处死“女巫”的丈夫对赫桑家族的诅咒。霍桑幼年十分不幸，四岁时，父亲出海，因热病死于加勒比海的苏里南岛。其后，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妹寄居在舅舅家中。九岁时又不慎因跌伤了腿而变得微跛。丧父之痛、令人自卑的足疾、寄人篱下，这种种遭遇使这个天性原本羞怯内向的孩子愈发孤独、自闭。长大后，在亲戚资助下霍桑进入缅因州的博多因学院，在大学里结识了不少日后成为名人的同学，如诗人朗费罗、作家霍雷肖·布雷奇，及后来成为第十四届总统并给了霍桑很大帮助的皮尔斯。毕业后霍桑又回到萨勒姆小镇，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离群索居，几乎终日与舅舅家和塞勒姆当地图书馆里的藏书作伴，那些书中有不少是关于巫术、传奇的。但同时，他也游历了整个新英格兰，默默地观察风土人情。来自阅读和旅行的精神给养无疑进一步丰富了他本来就很旺盛的想象力，对他天性中唯美、浪漫、内向、孤独、忧郁、喜欢独思冥想等特征起了明显的强化作用。幽居的生活方式、长期的沉思默想、茕茕孑立的个性，这些因素汇集在霍桑身上，使他的作品注定具备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偏爱表现主观世界，注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象征意味强烈，对比奇异夸张，充满异常情节和神秘色彩。

霍桑一生创作颇丰，有七部长篇罗曼司（即传奇故事，还有两部未完成），七部短篇故事集，一部为皮尔斯做的传记，和大量游记、随笔。1841年，他加入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办的乌托邦式的布鲁克农场，不久就退出。霍桑曾两度在塞勒姆海关任职，后来又因和老同学、做了总统的皮尔斯的私人关系而赴英国利物浦担任美驻英领事，晚年还曾在意大利侨居过一段时间。最终，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促使他回到祖国。1864年5月19日，在与老友皮尔斯的旅行途中，霍桑在新

罕布什尔州普利茅斯的一家小旅店去世，5月23日葬入康科德睡谷公墓的作家角。这位美国文坛巨匠的一生，虽然屡遭起起落落，却从未停止过文学创作，而后世对他的阅读，也代代传承，永无止息。

霍桑小说的主要创作思想根源是从小接受的宗教信仰和由此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霍桑出身于清教徒的家庭，清教教派在信仰方面十分虔诚，生活也非常严谨、清洁，每天都要祷告默想、反省自律、认罪悔改，他们对基督教信仰、上帝、《圣经》教义怀有深深的敬畏。这种思想渗透到他的作品中，使他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涉及“罪”、“恶”、“救赎”等主题，代表作有《红字》、《牧师的黑面纱》、《小伙子古德曼·布朗》等。描写人性的阴暗面、剖析人的“内心”是霍桑作品的突出特点，这一点深受加尔文教关于人的“原罪”和“内在堕落”理论的影响。霍桑认为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罪人，因此需要道德力量来改善人性，但人性中的罪却无法自洁、根除。他着重探讨道德和罪恶的问题，主张通过善行和忏悔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并坦诚地面对自身的罪恶，完全将其暴露出来，从而得到拯救。但是，自幼持守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与当时美国正处于向产业革命和物质社会转变过程中各种思潮迭起的种种冲突、矛盾在他思想心灵中引起极大的困惑和震撼。一方面，霍桑深受加尔文派宗教意识的控制，相信“原罪”和人性固有的恶；另一方面，身处人本主义、反对神权（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命定论”）思潮日渐高涨的社会大背景下，他又感受到加尔文教派的狂热、专横、虚伪，和清教徒严禁享乐观点导致的过于严肃刻板的生活方式和生硬作风，这使他忍不住要抨击宗教律法的残酷无情、扼杀人性、虚伪矛盾。比如，在《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中，他就质疑了清教徒严苛的生活模式。这种现实与理想、信念与怀疑的冲突，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霍桑，使他最终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排遣内心的犹疑、焦虑：那就是竭力给自己的几乎每一部作品赋予某种寓意，让这些文字成为寓言，把那些在

现实生活中难以解释、调和、剖析的矛盾、迷茫，以及对这一切的痛苦思索摆在读者面前，让他们去体味、感悟。

相对于广为人知的霍桑代表作《红字》，他的短篇小说因取材多样、情节各异、言微意长，更能多角度、多方面地反映他的小说艺术成就。它们不仅揭示沉重、深刻的罪恶，也时时反映对平淡、真实的生活的感悟。无论是描写故乡新英格兰的各种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是人类独特而共有的内心世界，霍桑都善于也乐于通过不同类型的题材，来挖掘、探究、反映人性和人文意识形态。霍桑的不少短篇小说离奇诡异，在叙事手法上，是很能吊读者胃口的。它们吸引着读者一步步追到故事末了，但往往并不会看到自己预期的结局，却能深刻地感受到霍桑以作家特有的犀利笔锋揭示出的人类的“罪性”。霍桑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具有对“罪”的极为敏感的自省意识。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省察，那么，霍桑笔下也就不会出现到死都不快乐的古德曼（《小伙子古德曼·布朗》），或痛苦烦躁的鲁本（《罗杰·马尔文的葬礼》），还有穷尽毕生心血去寻找“不可饶恕的罪”的伊桑·布兰德（《伊桑·布兰德》）。霍桑是一个能进行持续不断奇异想象的作家，正是他那无比丰富瑰丽的想象，产生出许多优美的故事，语言中也充满贴切自然的比喻，常常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触动或启迪，时而沉浸于浪漫宁静，时而如被针刺，痛不可当。

然而，尽管作品别具特色，初涉文坛的霍桑却并不一帆风顺。1828年他自费付印的长篇小说《范肖》遭到冷遇，他很快将书收回并销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许多短篇也屡遭出版社的拒绝，直到1837年他将它们结集，定名为《重讲一遍的故事》，在布雷奇的帮助下出版，这才一炮走红，为他赢得了声誉。该文集收录了当时已发表的十八个短篇和小品，内含《牧师的黑面纱》、《大红宝石》、《威克菲尔德》、《温顺的男孩》等名篇。这个集子对霍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上面首次印有霍桑的署名，而且面世后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他以后的写作生涯打开了一条通途。霍桑本人也对《重讲一遍的故事》充满喜爱之情。因他一直称自己为“新英格兰一个讲故事的人”，因此，这本选译本仍沿用了这个名字，以志对霍桑及他首次成功的纪念，也表达我们在重读大师经典之作时那种宁静的喜悦。需要说明的是，本选集所收录的，是从他的几部著名短篇小说集如《重讲一遍的故事》、《古屋青苔》及《雪影》中各自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佳作，并非当初霍桑的同名选集。

对于自己的短篇小说，霍桑自称为“因开在浓荫过盛处而颜色浅淡的花儿”^①，所幸花儿的品位从来不以色彩论高下——惟愿它们在更多读者中散发出醉人的清香。

译者

2009年6月3日

① 语出第三版《重讲一遍的故事》前言。

目 录

羽毛头 / 001
胎记 / 020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 / 037
拉帕契尼的女儿 / 051
罗杰·马尔文的葬礼 / 081
地球的大灾难 / 099
唯美的艺术家 / 119
牧师的黑面纱 / 142
欢乐山的五朔节花柱 / 156
海德格医生的试验 / 168
威克菲尔德 / 178
会预言的画像 / 187
安迪考特和红十字 / 201
伊桑·布兰德 / 208
我的亲戚莫里诺克斯少校 / 224
后记 / 242

羽毛头

“迪肯，”雷格比老妈喊道，“给我的烟斗里点上火。”

老太婆说话的时候，烟斗在她嘴里，她往里面填满烟丝后把烟斗伸了出去，却没有弯下身在壁炉里将它点燃——那天早上，壁炉里根本没有火。可是，一声令下，烟斗里立刻就闪烁起强烈的红光，雷格比老妈的嘴里也冒出一股烟。那火从哪儿来，怎么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点着了，我永远也弄不明白。

“好！”雷格比老妈点点头，“谢谢，迪肯！现在要扎稻草人了。随时待命，迪肯，没准儿我还需要你。”

这位好太太起得这样早（这会儿太阳几乎还没升起来），是为了扎一个稻草人，打算把它放在自己的那一小块玉米地里。现在是五月的最后一周，印第安玉米的小绿叶打着卷儿，刚从地里探出头来，乌鸦和鹌哥就已经发现了。她决定要做一个最活灵活现的稻草人，胜过以前做的任何一个，还要马上把它从头到脚一气呵成，这样，它当天早上就可以开始履行哨兵的职责了。雷格比老妈（每个人必定都听说过她）是新英格兰最有心眼儿、最有法力的女巫之一，能轻而易举地做成一个丑陋的稻草人，把牧师也吓一跳。可是今天，由于早上醒来时脾气难得的好，再加上那一袋烟草让她的心情温和畅快，她决定做

一个精致漂亮、光鲜体面的稻草人，而不是狰狞讨厌的丑八怪。

“自家的玉米地几乎就在门前的台阶下面，我可不想在里面立个凶神恶煞，”雷格比老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喷出一口烟，“要是我乐意，我可以那样做。可是我厌倦了做带魔法的东西，就做些普通玩意儿吧，不再弄玄虚了，就算是变变花样。再说了，也没必要把方圆一英里的小孩儿们都吓坏了。虽然我是个女巫，这一点儿不假。”

于是，她打定主意，只要手头的材料齐备，这个稻草人就要尽可能体现出一位当代体面绅士的风采。也许还需要清点一下做成这东西的主要材料。

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根扫帚把，尽管它一点也不显眼。雷格比老妈曾经很多次骑着它在午夜腾空疾驰，现在它被用来做稻草人的脊椎了，或者，用个不太文绉绉的词儿，是脊梁骨。它的一只胳膊是只坏了的连枷^①，以前，古德曼·雷格比老爹就常常挥动它干活，他受不了老婆的烦缠，早已离开了尘世。另一只胳膊，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用一根搅拌布丁的棍子和一条断了的椅子横档做成的。在肘关节处松松散散地扎在一起。要说它的腿，右腿是一条锄头把，左腿是从柴火堆里拣出来的一根普普通通的杂色木棍。它的肺啊、胃啊那些内脏不过是一只塞满稻草的食品袋。这下子，稻草人的骨架和整个身体都做好了，除了它的头。它的头是一只有点蔫吧了的南瓜做成的，雷格比老妈在上面掏了两个洞作眼睛，还挖出一条狭缝作嘴巴，留了一个颜色发红的瘤疤在中间充作鼻子。这当真是一张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孔。

“不管怎么说，我可是见过，有些人肩膀上长的脑袋还不如这个呢。”雷格比老妈说道，“有不少体面的绅士长着个南瓜脑壳^②，和我的稻草人一模一样。”

不过，眼下衣服成了这个“人”的关键问题。于是老太婆从挂钩上取下一件很旧的绛红色大衣，还是件伦敦造的呢。缝线、领口、口

① 脱粒用的农具。

② Pumpkin head, 南瓜头，在英文中意为“愚蠢”、“头脑空空”。

袋的翻盖、扣眼等处还残留着刺绣缝纫的痕迹。可是现在，很不幸，都褪色了。衣肘处打着补丁，下摆破成了碎布条儿，到处都磨损得稀薄。左胸口有一个圆洞，要么是一颗标志着贵族身份的星章被扯下来了，要么是以前穿这衣服的人有颗火热的心，将这里一层一层灼透，终于弄出了一个洞。邻居们传说这件华丽的大衣是魔鬼衣橱里的收藏，他寄放在雷格比老妈的小屋里，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自己想大模大样地出现在总督先生的餐桌旁，就可以迅速披挂起来。和这件大衣配套的还有一件丝绒背心，尺寸大极了，当初，上面绣着像十月的枫叶一样火红绚烂的叶子，现在却几乎从丝绒面料上磨光了。还有一条深红色的马裤，曾经是法国总督路易斯伯格穿过的。它的膝部曾在法王路易十四宫前的阶下跪拜过。法国人将这些小衣物赏给了一个印第安巫师，他在一次森林舞会中用它们和老女巫换了一吉耳^①的烈酒。此外，雷格比老妈又拿出一双丝质长袜套在稻草人腿上，看上去像梦一样虚幻，两条腿倒是实实在在的两根木棍，透过长袜上的破洞，可怜兮兮、一览无余地摆在人眼前。最后，她把已故老公的假发戴在光秃秃的南瓜头上，又扣上一顶落满灰尘的三角帽，上面插着一只公鸡尾巴上最长的羽毛。

老太太将稻草人竖起来，立在她的小屋一角，看着它发黄的、和真人相仿的脸，还有翘在空中的、精致的小鼻子，咯咯地笑了起来。这个稻草人有点踌躇满志的神气，似乎在说：“来，看看我！”

“你真值得一看，这没的说！”雷格比老妈一边说，一边欣赏地看着自己的手工活儿。“自从当了女巫，我做过不少偶人，可我觉得这个最棒。当个稻草人实在太可惜。哦，等等，我要给烟斗里装点烟丝，然后把它扛出去放到玉米地里。”

装烟丝的时候，老太太还用近乎母爱的眼神看着墙角的稻草人。说真的，不知是因为碰巧，还是雷格比老妈的技术，或者干脆叫巫术起了作用，这个滑稽的稻草人身上委实不可思议地有了些人的灵气。

^① 液体的计量单位，相当于四分之一品脱。

它的打扮有些过火，穿着破破烂烂的华服，至于面容嘛，似乎要把黄色的脸缩成一个咧开嘴的傻笑——半是嘲弄，半是快活，满脸滑稽的表情，好像它明白自己要开开人类的玩笑。雷格比老妈越看心里越欢喜。

“迪肯，”她尖声叫道，“再给我的烟斗里点上火。”

话音刚落，就像刚才一样，马上有红色的火光在烟丝上亮了起来。她满满地吸了一口，又向前喷出去，喷向正努力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窗射进来的清晨的阳光。雷格比老妈总是喜欢品味从烟囱的某个特殊角落里取来的炭火点燃的烟丝。可是这烟囱的一角到底在哪里，还有，是谁从那里取来炭火，我可无从知晓，——只知道那个隐身仆从名叫迪肯。

“那边的偶人，”雷格比老妈想道，“真是件好玩意儿。如果整个夏天都站在玉米地里吓跑乌鸦和鹌鹑，有点太可惜。它可以干点更好的事。可不是吗，在我们的森林女巫聚会上，逢到舞伴少的时候，我还和比它更丑的家伙跳过舞呢。要是我让它在一群满世界瞎忙的草包当中去撞撞运气，一试身手，那会怎样呢？”

老巫婆又吸了几口烟，笑了。

“他会在每个街道拐角遇到许多兄弟！”她继续思忖着，“嗯。我今天本来不想玩比点烟斗更高妙的把戏，可我是个女巫，以后可能也还是个女巫，这一点不用避讳。我要把我的稻草人变成一个真人，就算只是为了好玩！”

雷格比老妈一边自顾自地唠叨着，一边从嘴里取出烟斗，把它插进稻草人的南瓜脸上那个代表着同一部位的狭缝里去。

“喷啊，亲爱的，喷一口！”她说，“喷出来，我英俊的小伙子！你的命可全指望它呢！”

给一个仅仅是用棍子、稻草、旧衣服，和一个蔫吧南瓜当脑袋做成的稻草人——咱们知道，稻草人可不就是这么一堆破烂儿吗，说这番鼓励的话，真是稀奇。不过，我们必须记着，雷格比老妈是个法术

高超、灵巧机敏的巫婆。脑子里适时地记着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事难以置信。真的，只要我们让自己相信，老太婆刚刚让它喷出一口烟，稻草人的嘴里当真就出现了一股烟，那么，故事里最费解的地方也立刻就会变得不足为奇。他喷出的烟很微弱，这不假；可是一口接一口，一口比一口浓。

“喷出来，我的宝贝！喷啊，漂亮的小家伙！”雷格比老妈一个劲地说着话，满脸兴奋的笑容。“这就是你生命的气息，相信我！”

毫无疑问，这烟斗被施了巫术。在烟丝里，要么就是在神秘而猛烈燃烧着的炭火里，或是在从点燃的杂草中散发出来的香气浓烈的烟雾里，一定有魔咒。稻草人犹疑不定地试探了几次之后，终于向前喷出了连续的一阵烟，一直从昏暗的角落飘进阳光里，盘旋了几下之后，融入一片尘埃。它似乎拼尽了全力，因为接下来，它喷出的两三下变得越来越弱，尽管炭火还燃烧着，还在发出火光，映着稻草人的脸。老巫婆拍着两只皮包骨头的瘦手，笑眯眯地看着她的杰作，给她鼓劲加油。她看见魔法正在起作用。那个干枯的黄色面孔，此前根本就算不得是一张脸，现在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奇幻的迷雾，像人的灵气一样，在它前面来回飘荡。一会儿彻底消失，一会儿又随着烟斗里冒出的下一口烟而清晰可辨。稻草人浑身上下也有了生命的迹象，就好像我们闲来无事给奇形怪状的云朵赋予生命的想象一样。

若是我们必须仔细探究这件事，就会怀疑，在这个肮脏、破旧、一文不值，松松垮垮扎在一起的稻草人身上，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是这一切不过是幽灵般的幻觉，是光和影的小把戏，它如此五彩缤纷，精心设计，只是为了蒙蔽大多数人的眼。巫术的奇特似乎总是肤浅、微妙的，至少，如果上面的解释不能击中要害，那么我也拿不出更好的说法了。

“喷得好，我的帅小伙儿！”雷格比老妈还在喊叫，“来，再结实实地喷一口，这下子可要竭尽全力。这是为了你的生命喷气，我告诉你！从你的心底喷出来，如果你有心，而且你的心也有底的话。

喷出来吧！干得好，再来！这一口才像个十足的老烟鬼！”

接着，老女巫冲着稻草人招手示意，她的手势充满了魔力，似乎没有人能不服从，就好像磁石吸引铁块时那样神秘而不可抗拒。

“为什么还躲在角落里，懒家伙？”她说，“向前迈步走！前面就是你的世界！”若这故事不是我坐在老祖母的膝头亲耳听来，并且在我能以孩提时的判断力去分析它的真实性之前，它已经在脑子里扎了根，那么我真怀疑自己现在是否还好意思去讲它。

稻草人很听雷格比老妈的话，它伸出双臂，似乎要去抓她伸出的手。它还向前迈了一步——不过，与其说是迈了一步，不如说是猛地动了一下——然后，就踉跄起来，几乎失去平衡。老巫婆能指望什么呢？它无非是个两根棍子扎起来的一个稻草人儿罢了。可是，这个一意孤行的老太婆面露愠色，她挥动双手示意，硬要让这个可怜的，由烂木头、发霉的稻草、破衣服组合而成的东西遂了自己的心愿。它被迫要表明自己是个真人，虽然事实上它只是一堆破烂。于是它一步步迈进阳光里。可怜的傀儡站在那儿——只套着最单薄的、看似人穿的衣物。透过这层覆盖物，底下那些僵硬松散、不协调的、褪了色的、褴褛寒酸、一无用处、拼凑在一起的各种杂物一目了然。它马上就要跳起来跌落到地板上了，似乎也意识到自己不值得被竖起来。我该讲出实话吗？在稻草人被赋予生命的此刻，它使我想起一些温温吞吞、缺乏魅力的人物，他们也是由各种乱七八糟的杂质构成，被上千次地使用，却毫无价值。传奇作家们（我本人无疑也忝居其列）却正是用这些角色将小说世界充塞得拥挤不堪。

可是，凶残的老巫婆开始发怒了，她瞪了一眼这个她费力扎在一起的东西，对它的窝囊样儿恼火万分。她的眼神凶光毕露（就像一条毒蛇，从腹中发出咝咝声，探头四处张望）。

“喷气，倒霉鬼！”她暴怒地吼道，“喷气，喷气，喷气！你这个草包！垃圾！废物！你个南瓜脑壳！没用的家伙！我上哪儿去找个最糟的名字来骂你出出气呢？喷气，听我说，然后再把你奇妙的生命

和烟一起吸进去！要不，我就从你嘴里拿回烟斗，这红红的炭火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把你扔到哪里去。”

遭到这番威胁之后，稻草人吓得赶紧喷出烟，来争取宝贵的生命。有了需要就有了行动，它精神饱满地抽起了烟斗，然后喷出大量的烟雾。小屋里变得烟气腾腾，一束阳光费力地射进来，模模糊糊的，只能在对面的墙上隐约映出有裂缝的、布满灰尘的窗户玻璃。雷格比老妈此时一只褐色的手臂叉着腰，另一只胳膊指向稻草人，在淡淡的晨光中，显得阴森昏暗，令人恐怖。她惯于让人做缓慢沉闷的恶梦，自己则站在床边欣赏人家的痛苦，此时，她正是这副姿势和表情。可怜的稻草人一边吓得发抖，一边喷着烟。但必须承认，它的努力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因为，随着每一口烟喷出来，它似乎变得不再单薄、虚幻、令人起疑，而是越来越有真实的质感。它的外衣更是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变得崭新漂亮，早已磨损的刺绣重新又发出亮闪闪的金光。在烟雾中，一张黄色的面孔若隐若现，冲雷格比老妈瞪着无神的眼睛。

最后老巫婆握起拳头冲稻草人晃着。并不是因为她真的很恼火，而是这就是她做事的套路——这也许并不千真万确，或者不是唯一的真理，然而雷格比老妈只能按照高标准行事——所有软弱、迟钝的家伙，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激励他们，就只能用恐惧让他们动弹起来。可是这一次有些不妙，如果她现在想要的效果达不到，她就会无情地把这个拼凑而成的可怜鬼拆得七零八碎，还它本来面目。

“你已经有人的模样了，”她严肃地说，“还要模仿人的声音！我要你说话！”

稻草人喘气、挣扎，终于发出了一声咕啾，和它抽烟时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很难分辨到底是说话声还是喷烟的声音。有些传讲这个故事的人认为雷格比老妈的魔咒和她凶恶强悍的意志力迫使一个常见的幽灵钻入了稻草人身上，稻草人的声音就是幽灵的声音。

“老妈，”那个压抑着的嗓音低低地咕啾着，“不要对我这样凶！